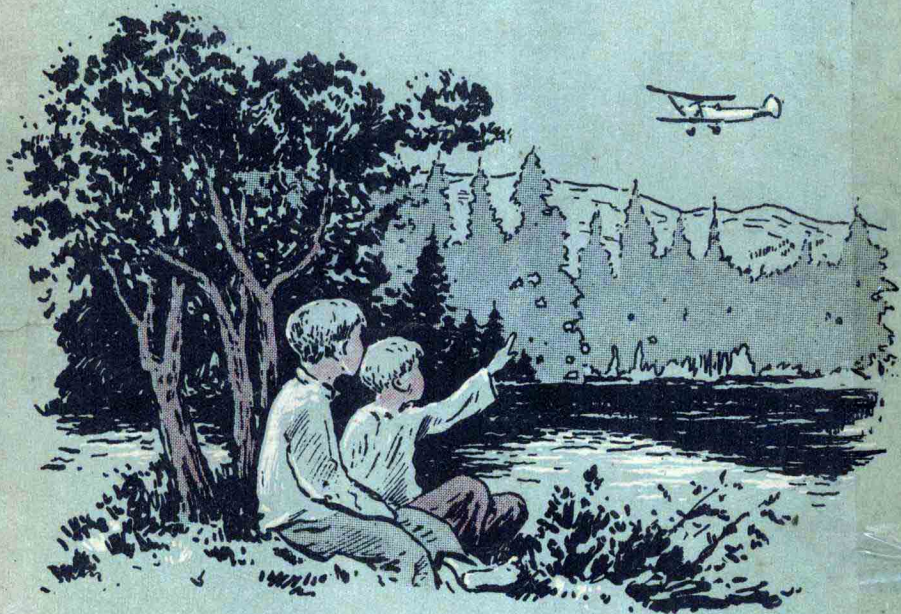


1944

# 遠方

蓋達爾著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# 遠方

蓋達爾著 佩秋 曹靖華譯



中國青年出版社

一九五四年·北京

書號427

遠 方

---

著 者	蘇 聯 蓋 達 爾
譯 者	佩 秋 曹 靖 華
出版者	青年·開明聯合組織 中國青年出版社 北京東四12條老寫字樓11號
總經售	新 華 書 店
印刷者	中國青年出版社印刷廠

---

字數70,000  
印數1—20,000

一九五四年三月新一版  
一九五四年三月第一次印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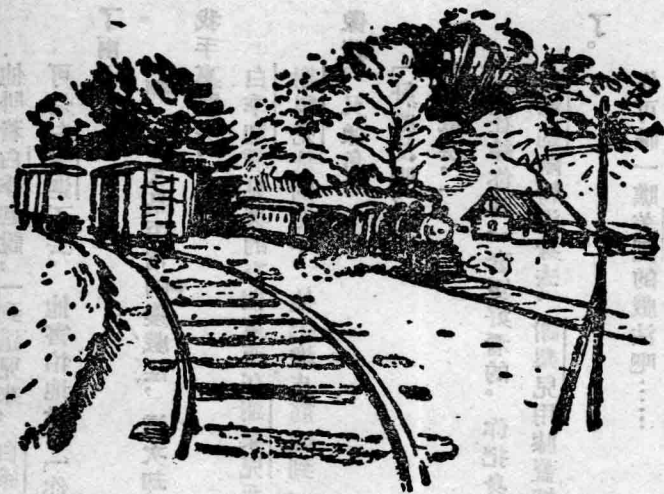
## 內 容 提 要

在一個偏僻的小火車站上，時常有列車經過向遠方駛去。這裏的孩子們嚮往着‘遠方’的美好，感到生活的寂寞。可是不久，這偏僻的地方也活躍起來了：車站附近正在建築工廠；農村中正在組織集體農莊。在集體農民與富農的鬥爭中，農莊主席被反革命分子殺害了。這件事被小孩白季迦發現了，可是他怕暴露自己不久以前拿了地質勘探隊的指南針的過失，所以也就不敢把這一祕密說出來。爲了這件事，他苦惱了很久，但終於認識了自己的錯誤，說了實話，因而逮捕了反革命分子。

---

此書會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，現經譯者修訂由本社繼續出版。

А. ГАЙДАР  
ДАЛЬНИЕ СТРАНЫ  
ДЕТГИЗ, МОСКВА, 1949



冬天真寂寞。小小的小車站。周圍都是森林。冬天一下雪，到處被雪蓋着——去也沒處去。只有一件消遣的事——從山上滑雪。可是你總不能整天到山上去滑雪呀。滑一次，兩次，二十次，到後來你總會厭煩的，況且也會累呢。如果雪車自己會往山上滑那就好了。不然的話，從山上往下滑倒挺省勁，可是上山就吃力死了。

小站上的小朋友很少：有路警的兒子——王西迦，有司機的兒子——白季迦，有電報員的兒子——謝梨兒。別的小朋友都簡直小得很：一個三歲，一個四歲。這能算什麼同伴呢？

白季迦跟王西迦相好起來了。謝梨兒是個壞貨。好打架。

他叫着白季迦說：「到這兒來，白季迦。我給你變個美國的戲法看。」

可是白季迦不去。他害怕地說：「你上一次也說變戲法。可是你却照我脖子打了兩下。」

「啊，那次是平常的變戲法，這次却是美國的，不帶打。快來吧，你瞧，它在我手裏跳呢。」

白季迦看見真的有個東西在謝梨兒手裏跳。怎麼能不到跟前去呢！

謝梨兒是個能手。他把橡皮筋纏到一根小棍上，手掌上就有一個小玩意在跳，像豬，又像魚。

「好戲法吧？」

「好戲法。」

「現在給你來一套更好看的。你把身子轉過去。」

白季迦剛轉過身去，謝梨兒用膝蓋把他一撞，白季迦的頭一下子就跌到雪堆裏

了。

你可瞧一瞧美國的戲法吧……

王西迦也有時候吃虧。可是，當王西迦和白季迦兩個在一塊玩的時候，謝梨兒就不敢惹他們了。啊哈！你動一下看！他們倆在一起自己也就胆大了。

有一天，王西迦喉嚨痛，媽媽不讓他到街上去。

媽媽到鄰居家裏去了，爸爸到小站接快車去了。家裏冷清清的。

王西迦坐着想：搞個什麼有趣的玩意呢？來變個什麼戲法？或者來個什麼小把戲？他來回走着，從這個屋角到那個屋角來回走着——什麼有趣的玩意也沒有。

他把椅子放到櫃子跟前。打開櫃門。看見那兒放着紫着口的蜜罐，就用指頭搗了一下。

當然，把瓶子打開，用湯匙挖一匙蜜，那是多好啊……

可是他歎了一口氣就下來了，因為他早已知道媽媽不喜歡這樣的把戲。他坐在櫃子跟前，就等着快車駛過去。

可惜的是從來都趕不及看一看快車裏做些什麼事。

火車嗚嗚地叫着，噴着火星。空空隆隆地把牆都震動了，把廚架上的碗碟也震得嘩嘩啦啦的亂響。明亮的燈火在閃耀着。人臉，飯車裏白桌布上放的鮮花，都好像鬼影似的隔着窗子一閃就沒有了。重甸甸的、黃色的、閃着金光的門柄，彩色的玻璃，都明晃晃地閃了過去。廚師的白帽，飛一般地晃過去。你瞧，什麼也沒有了。只隱隱約約地看見最後一輛車尾的信號燈。

快車在他們這小站上從來連一次也沒有停過。

從來總是匆匆忙忙地往很遠的遠方

——往西伯利亞飛馳去。

往西伯利亞馳去，從西伯利亞馳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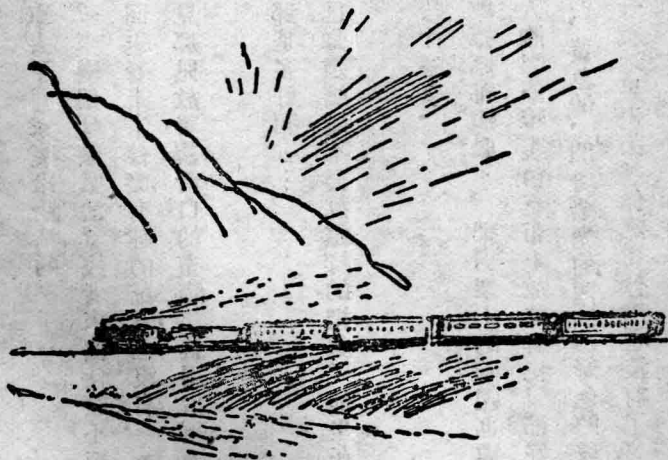
這快車的生活真是不安靜的生活啊。

王西迦坐在窗子跟前，忽然看見白季迦在路上走着，大模大樣地，腋下挾着一個紙捲。啊，真像一個技師或是帶皮包的築路的工匠呢。

王西迦很驚訝。想隔着小窗子叫起來：「白季迦，你上哪去呢？你那紙捲裏捲的什麼呢？」

可是他剛把小窗子打開，媽媽就回來了，罵他爲什麼喉嚨痛還把頭伸到外邊去。

這時候快車就喀喀噠噠地吼着飛馳過去了。後來都坐下吃午飯，王西迦也忘了





白季迦奇怪的走路模樣。

可是第二天他看見白季迦又和昨天一樣在路上走着，帶着用報紙包着的東西。他大模大樣的神氣，活像一個大車站上的值日員。

王西迦用拳頭敲着窗框，媽媽嘆了一聲。

白季迦從跟前走過去了。

王西迦奇怪起來：白季迦幹嗎呢？從前他有時整天趕着狗，或者指揮着小朋友們，或者趕快地躲避着謝梨兒，可是現在却大模大樣地走着，他的臉色也是很驕傲的。

王西迦輕輕地咳嗽了一陣，用平心靜氣的聲音說：

「媽媽，我的嗓子不痛了。」

「不痛就好。」

「完全不痛了。連一點也不痛了。我馬上可以出去玩兒了。」

「馬上可以的，可是今天坐在家裏吧，」媽媽回答着，「要知道今天早上你的嗓子還在發啞呢。」

「早上是早上，現在已經是晚上了，」王西迦反駁着，打算着怎樣到街上去。

他不作聲地走着，喝了一點水，低聲地唱着歌。他唱的是從夏天到這兒來過的共青團員們的口裏聽來的歌，這歌的意思是說有一隊共產黨員，在榴彈的爆炸下，

怎樣英勇地奮戰。實在說來，他本來不想唱，他的鬼調門是想叫媽媽聽了他的歌，相信他的喉嚨已經好了，就可以讓他出去了。可是因為媽媽在廚房裏忙着做事，沒有注意他，他就更高聲地唱着共產黨員們怎樣做了兇惡的將軍<sup>①</sup>的俘虜，那將軍準備叫他們怎樣吃苦頭。

當這也沒有引起媽媽注意的時候，他就盡着嗓子，唱起共產黨員們怎樣不怕受苦刑，開始挖着很深的墓坑來。

他不是要唱得好聽，而是要唱得響，可是媽媽還是不作聲，王西迦就斷定她愛這歌，大概她馬上就叫他出去了。

可是當他要唱到最悲壯的時候，當剛要唱到共產黨員們做完自己的工作，齊心地來揭穿那該死的將軍的罪惡的時候，媽媽就停止了收拾傢伙，把生氣的驚訝的臉從門裏伸出來。

「你這小鬼在叫什麼呢？」她嚷着。「我聽着，聽着……想你是發瘋了吧？像迷了路的羊似的大叫。」

王西迦見怪起來了，不作聲了。他不是怪媽媽拿他比做羊，而是他這一番心思白費了，反正今天是不許他到街上去了。

他把眉頭一皺，爬到暖炕的炕上。把小羊皮襖放到頭下枕着，在栗貓均勻的哼聲裏，想着自己的倒霉。

真寂寞啊！沒有學校。沒有少先隊。快車也不停。冬天再也過不完了。真寂寞啊！夏天快些來多好！夏天——有魚，有覆盆子，有蘑菇，有乾果。

王西迦想起夏天的時候，有一次他釣了一條很大的鱸魚，使得大家都吃驚起來。當時是快到夜裏的時候了，他把魚放在門洞裏，想第二天早晨再送給媽媽。可是夜裏那壞貓偷偷地鑽到門洞裏把魚吃了，只留下魚頭和魚尾巴。

王西迦想起了這件事，氣得用拳頭把栗貓撞了一下，氣憤憤地說：「第二次再幹這樣的事，就要你的頭呢！」

栗貓嚇得跳起來，生氣地叫了一聲，懶洋洋地從暖炕上跳下去。王西迦躺着縮着就睡着了。

第二天王西迦喉嚨好了，就讓他到街上去了。

夜裏雪化了。屋簷上掛着很粗很尖的冰柱。吹着溼潤的和風。春天不遠了。

王西迦想跑去找白季迦，可是白季迦就迎面來了。

「你到哪去呢，白季迦？」王西迦問着。「你爲什麼一次也不到我家裏來呢，白季迦？從前你肚子疼，我去看你，可是我喉嚨痛的時候，你就不來看我了。」

「我來過了，」白季迦回答着。「我走到你家門口的時候，想起不多日子以前我

們把你家的水桶沉到井裏了。啊，我想你媽媽要罵我的。我站了一會，站了一會，就不想進來了。」

「噫，你這傢伙！她早已罵夠就忘記了，我爸爸前天才從井裏把水桶撈出來。你以後一定上我家裏來……你那報紙裏包的是什麼玩意呢？」

「這不是玩意。是書。一本讀本，一本算術。我帶着書到伊凡家裏去，已經窮三天了。讀我是會讀了，可是還不會寫，也不會算。他教我呢。你願意嗎？我現在給你出一道算題吧。唔，我跟你釣魚。我釣了十條，你釣了三條。合起來我們釣了幾條呢？」

「我幹嗎釣的這樣少呢？」王西迦見怪了。「你十條，我三條。你記得去年夏天我釣了一條大鱸魚嗎？這樣的魚你釣不出來的。」

「這是學算術的，王西迦。」

「算術該怎樣呢？反正是少。我三條，他十條。我的釣竿上的浮子是真正的浮子，可是你的是一個木塞，連你的釣竿還是彎的呢……」

「彎的？真會說！那怎麼會是彎的？只彎了一點，我早就把它弄直了。好吧，我釣了十條魚，你釣了七條。」

「我幹嗎是七條呢？」

「幹嗎？唔，魚不再上鉤了，就是這些。」

「不上我的鉤，爲什麼上你的鉤呢？是多麼糊塗的算術啊。」

「你這人，真是！」白季迦歎了一口氣。「唔，就讓我釣了十條，你也釣了十條吧。總共多少？」

「大概很多吧，」王西迦想着回答說。

「『很多。』難道就這樣算嗎？總共二十條，就是這麼多。我現在天天到伊凡家裏去，他教我算術，也教我習字。要不，怎麼好呢！沒有學校，就等着做一個不識字的傻瓜嗎？……」

王西迦見怪了。

「白季迦，從前你上樹摘梨，跌下來把胳膊摔壞的時候，我那時從樹林裏給你摘些鮮胡桃，送你兩個鐵螺絲釘和一隻活刺蝟，送到你家裏去。可是當我喉嚨痛的時候，你背着我很快地到伊凡家裏讀書去了。那麼，你將來成了有學問的人，可是我就這樣嗎？還算是同伴呢……」

白季迦覺得王西迦說的胡桃和刺蝟的事都是真的。他臉紅了，轉過身去就不作聲了。

他們就這樣不作聲地站了一會。都想吵一陣嘴就走開。可是這時的夜晚却非常好，很溫暖。

春天真是近了，小朋友們都在街上親親熱熱地在鬆軟的雪人旁邊跳着舞……

「來用雪車給小朋友們做火車吧，」白季迦出其不意地提議着。「我當火車頭，你當司機，他們當乘客。明天咱們一塊去找伊凡，請他教咱們，他是一個老好，他也教你的。好不好，王西迦？」

「哪還有不好呢！」

於是他們就不吵嘴了，反倒更親熱起來。整晚上都在跟小朋友們玩着，滑着雪。

第二天早上，兩人一塊到那位老好伊凡的家裏去了。

...

...

...

王西迦同白季迦上學去了。壞貨謝梨兒從籬笆門後邊跳出來喊着：

「喂，王西迦！來算一算吧。我先照你脖子打三下，後來又打五下，這一共幾下？」

「白季迦，我們去揍他一頓。」受欺負的王西迦提議着。「你揍他一下，我揍他一下。咱倆一起會打過他的。一人打一下，咱們就走。」

「過後他會個別的捉住揍咱們呢。」小心的白季迦回答說。

「可是咱們以後不要個別地出門，咱倆永遠在一塊兒。你跟我一塊兒，我跟你一塊兒。來吧，白季迦，一人揍他一下，咱們就走。」

「不必吧，」白季迦拒絕說。「要不，打架的時候會把書撕壞的。夏天來了的時候，咱們再揍他。叫他再不敢跟咱們開玩笑，叫他再不敢從咱們的魚籃裏把魚偷去。」

「反正會偷的，」王西迦歎了一口氣。

「不會的。咱們把魚籃投到叫他不怎樣都找不着的地方。」

「會找着的，」王西迦憂愁地反駁着。「他滑頭着呢，他的『四爪錨』也挺好的，

很利的。」

「滑頭有什麼！咱們自己現在也滑頭了。你已經八歲，我也八歲了，那麼，咱們倆一共幾歲了？」

「十六，」王西迦算着。

「這就是了，咱們十六歲，可是他才九歲。那麼咱們更滑頭了。」

「爲什麼十六歲比九歲要滑頭些呢？」王西迦奇怪起來。

「一定滑頭些。人年紀越大越滑頭。你拿巴黎兒來說吧。他四歲了，他有什麼心眼呢？你想要什麼，一問就問出來了。可是你再拿屯子裏的大泥雷來看吧。他五十歲了，你再找不到比他再滑頭的了。派他出二百普特糧食的稅。可是他用酒把農人們一灌，他們就醉醺醺地給他簽了一個什麼字。他帶着那張字到了區裏，就給減了一百五十普特……」

「可是人都不是這麼說的，」王西迦打斷了他的話。「人家都說他滑頭不是因爲年紀大，是因爲他是富農。白季迦，你知道什麼是富農？爲什麼一個人是人，另一個人是富農呢？」

「有錢的就是富農。比方你是窮人，你就不是富農。可是大泥雷就是富農。」

「爲什麼我是窮人呢？」王西迦奇怪起來。「我爸爸領一百三十七塊工錢呢。我們有小豬，有羊，還有四隻母雞，我們怎麼算窮人呢？我爸爸是一個工人，不是混



鬼葉必凡一流的要飯吃的。」

「唔，就讓你不是窮人吧。比方說，你的爸爸是親自做工，我的爸爸親自做工，大家的爸爸都親自做工。可是夏天在大泥雷的菜園裏給他做活的有四個姑娘，還有從別處來的他的外甥，還有他的什麼小舅子，並且還雇了酒瘋子葉冒拉給他看菜園子。你記得嗎，當我們摘蘋果的時候，葉冒拉怎樣用毒麻抽你嗎？啊哈，你那時大叫着！我當時坐在小樹叢裏想：王西迦叫的真有勁啊，一定是葉冒拉用毒麻抽他呢。」

「你倒不錯，」王西迦把眉頭一皺。「你把我丟下，自己就逃跑了。」

「難道等着挨嗎？」白季迦冷靜地答道。「老弟，我好像老虎一樣，從籬笆上跳了過去。葉冒拉只趕得及用樹條子照我脊背上抽了兩下。可是你慢得像火雞似的，於是你就落到他手裏了。」

伊凡從前當過司機。革命前他在普通機車上當司機。革命來了，內戰起來了，伊凡就由普通機車上轉到鐵甲列車上了。

白季迦跟王西迦見過好多各種各樣的機車。他們知道很高、很輕很快的「C」式的機車，這機車拉着快車到很遠的西伯利亞地方去。他們見過很大的三汽缸的「M」式的機車，它能拉着很重很長的列車上山，並且還見過呆笨的倒車的「O」式